

“雪”缀琼枝忆当年

暮春的风掠过树梢，总会捎来一缕清甜的香，恍惚间便以为是故乡的槐花开了。那些缀满枝头的白色花串，像被揉碎的月光，又似未化的春雪，悄然落进记忆深处，串起了岁月中那段珍贵的时光。

儿时的夏天，老槐树下是永远热闹的乐园。村头那棵三人合抱的古槐，每年五月都会撑起遮天蔽日的绿荫。清晨的露水还凝在花苞上，我们这群孩子便举着竹竿蜂拥而至。槐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像撒了一地的碎银。胆大的男孩三下两下爬上树杈，骑在粗壮的枝干上摇晃，串串白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落，引得树下的孩子尖叫着追逐。年纪小的女孩蹲在树下，把完整的花朵挑出来，小

心翼翼地放进竹篮，准备带回家让母亲做成槐花饼。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在我们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浮动的槐花香裹着孩子们的笑声，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盛夏图景。

等到蝉鸣渐起，槐树又成了天然的“课堂”。晚饭后，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树下，讲牛郎织女的传说，说槐树精的故事。月光给槐花镀上一层银边，萤火虫在花间飞舞，我们托着腮帮子听得入神，仿佛那些故事就藏在飘落的花瓣里。有一回王奶奶讲起她年轻时，和老伴在槐树下定亲的往事，眼角的皱纹里仿佛都浸着蜜。风掠过槐花，沙沙作响，像是在替她诉说着当年的羞涩与甜蜜。

少年时光里，槐树是最知心的伙伴。初三那年，我总在晚自习后独自坐在槐树下背书。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书页上，槐花的香气混着油墨味，竟让枯燥的课文变得生动起来。有一次模拟考试失利，我抱着膝盖躲在树影里掉眼泪，忽然，有朵槐花轻轻落在肩头，像是亲人的安慰。抬头望着满树白花，忽然想起老人们常说“槐花报喜”，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兴奋地跑到槐树下，先把喜讯说给它听。

离开故乡求学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间再难寻到槐树的踪影。直到一个加班的深夜，我在街角的小公园里闻到了那熟悉的甜香。几株矮矮的槐树开

得稀稀落落，和记忆里的古槐比起来，像是营养不良的孩子。但就是这若有若无的香气，瞬间让我红了眼眶。我站在树下，看路灯把槐花的影子投在地上，恍惚间又回到了夏夜的老槐树下。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骨子里，无论走多远，都能瞬间唤醒沉睡的记忆。

如今，故乡的老槐树依然挺立在村头，只是树下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年槐花盛开时，母亲总会寄来晒干的槐花。用开水泡开，冲上蜂蜜，轻抿一口，仿佛又回到了槐花纷飞的童年。那抹清甜的香气，是岁月馈赠的礼物，让漂泊的游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循着记忆中的香气，找到回家的路。

童恩兵/文

奶奶的煤油灯

桌子上的煤油灯，火苗轻轻摇摆忽闪，灯芯偶尔会出现小小的灯花，据说这灯花是好预兆。

那时候，家人们住在土窑里。进门处左边挨着窑墙的锅台上，安着两个锅灶，锅灶后面的墙面跟锅一个颜色，墙上的一条木板上放一盏煤油灯。灯头冒出的烟在一个地方熏得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上面细中间粗的黑色图样。奶奶觉得一处太黑了很难看，过段时间就把灯向左右调换位置，这样就形成了一排形状相似的、像水墨画一样的图样。

奶奶在锅台前忙来转去，灯苗在门缝里吹进的风中左右摇摆，来回晃悠。眯眼望着灯苗，会觉得灯上的火苗像舌头一样伸缩，不断舔着那个黑色的图案，火头上面升起的黑烟，又像笔一样不断地重描着一幅画。事实上那闪烁的灯火，的确像是浓浓的一笔，记载着奶奶无数夜晚的辛劳。

奶奶怕费油，常常把灯芯压到最小，然而，煤油灯照出的东西依然美妙无比，让人回味无穷。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盏煤油灯的火苗，却依然在我的记忆里闪烁着，跳跃着。

丁文博/文



宋·李之仪《咏苍髯》 欣山/书

诗歌集萃

抗狂风

袁东谦

满树花开春意浓，
大风突袭众志城。
预警喇叭传到户，
干部包村护大棚。
工地停工招牌固，
幼童居家保安宁。
须知防范责任重，
奋进路上稳健行。

春柳

杨鸿恩

丝丝缕缕垂新韵，

万千枝条映碧波。
一夜春风暖四野，
山山水水唱欢歌。

咏梨花

李海峰

琼花朵朵笑枝头，
清香缕缕园中透。
蜂飞蝶舞恋花丛，
丽日映花云似绸。
远望一片香雪海，
近观十里朵朵秀。
花儿素洁真君子，
春风明媚众人游。

赏赵州梨花

徐宝良

赛雪梨花始盛开，
游人赏景醉心怀。
芬芳四散蜂蝶舞，
便引诗情入画来。

骑行

申德明

莫道老夫太痴狂，
环城绿道骑行忙。
穿桥下坡轮飞驰，
顶风向上气昂扬。
行如脱兔频超越，

动似老骥奋力往。
八十里路在脚下，
赢得神清气又爽。

早春

段银贵

滹沱两岸又春风，
日暖温升冰雪融。
远眺长堤丝柳绿，
近观亭畔腊梅红。
云播雨露千山润，
风荡清波万木生。
遍野新装催振奋，
满园春色照眼明。

一树桑葚

我儿时生活的乡下，贫穷而单纯，处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平日里，哪有什么水果呢？贫瘠的土地上，桃子不红，李子又不熟。一树一树紫红的桑葚，便成了最亲切的记忆。

桑葚成熟时，乡野庭院，林间塘前，无论哪里，都少不了桑葚甜蜜的身影。而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村庄里的大人小孩整日都盯着桑树。田里归来，放学回来，你一言，我一语，三句话不离桑树。桑树成了大家最热心的话题。桑树抽芽了，桑树长叶了，桑树结桑葚了，桑葚变红了。每一次的发现都显得新奇有趣，让寂寥的日子变得快乐而生动。

当大家一层层脱掉厚衣服的时候，桑树便长成繁茂葳蕤的模样了。只剩一层单衣时，桑树就已经满树皆红了。起初是那种浅淡的红，好看又惹眼。小孩子等不及了，放学后，他们一群群来到树下，踮着脚，仰着小脑袋，在树下徘徊，眼睛里满是期盼。大人们路过，看见了只是笑，有时候又忍不住，走过去摸摸孩子们的头，安慰说：“别着急，再等等啊，等熟了，包管吃够啊！”浅红的桑葚还不熟，吃起来没滋味，要等到变成深红色，红得发紫发黑时，才最好吃，最甜。

等待成熟的日子觉得很漫长。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个调皮的孩子最先攀上了桑树，大人们从田里回来，从树林里走过，

见一群孩子正拿着桑葚大快朵颐，嘴上脸上手上，还有衣服上，尽是桑葚黑紫色的汁液。大人们指指这个，看看那个，也不责备弄脏了衣服，只是哈哈大笑。孩子们有点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直到大人们放下农具，坐在桑树下，满嘴吃得黑紫时，孩子们才爆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桑葚成熟的时节，整个村庄的上空，到处弥漫着这种快乐的笑声，日子像浸在桑葚里，甜润润的。

这些美好快乐的时光，都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当时光一日日远去，岁月渐老，桑树下的孩子们已慢慢长大，缓缓远离，从乡村到镇上，又到县城、省城或更大的城市。我们远离父母，远离故乡，远离甜甜的桑树，远离简单朴素的生活。快乐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像小时候那样，一把桑葚就能让孩子们的脸变成绽放的花朵。

终于，当我们老了，历尽沧桑，看遍世间繁华，总会不期然地想起往事，想起故乡，想起童年的点滴，想起那棵老桑树，想起吃桑葚的酣畅与快乐，嘴角便禁不住漾起笑意。这时才恍然发现，一步步令我们远离的地方，其实从来不曾远离。

耿艳菊/文



山青水秀

夏志虹/作

孝/敬/父/母

关爱老人

LOVE

百善孝为先

老有所依

燕趙老年報 廣告部